

国际关系

陆克文亚太共同体倡议之研析

刘德海

[摘要] 2008年6月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倡议于2020年前筹建一个类似于欧盟的亚太共同体,他的倡议在澳大利亚国内外立即引起了热烈讨论。本文首先阐明了陆克文亚太共同体倡议的基本背景与战略意涵,并回答了各种评论所提出的一些相关问题,然后通过对比东盟、印度、中国、日本、韩国以及区域外大国美国所作回应的分析,探讨了这一倡议成为现实的可能性。

[关键词] 澳大利亚;陆克文;亚太共同体;战略意涵

[中图分类号] D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55(2010)04-0015-19

陆克文(Kevin Rudd)所领导的澳大利亚工党(ALP)赢得2007年11月大选,在150席的众议院里拿下86席,比执政所需的76席多10席。“中间偏右联盟”自由党与国家党的执政联盟只拿到62席,比2004年的86席相去甚远。国内因素是此次选举的竞选主轴,尤其是经济、教育、环保、医疗与移民等议题,而这些议题都是工党在竞选期间所提出承诺的主要内涵。陆克文集中攻击霍华德(John Howard)的职场改革,成功地获得蓝领阶级的支持而获胜。蓝领阶级多认为这项改革对雇主比较有利,而自身权益受损。此外,受到全球化的冲击,近年来虽然澳大利亚人普遍所得提升,但物价不断攀升,贫富差距拉大,让澳大利亚人觉得传统文化价值中要给予弱者公平竞争(fair go)的机会已荡然无存,是导致中下层社会对执政联盟不满的另一个原因。再者,霍华德执政以来违背诺言,连续升息超过5次之多,使得不少中下层社会人民因缴不出房贷,被迫卖掉房子,改租房子度日。其次,霍华德对亚裔移民的态度一向采取高姿态,被亚洲移民认为种族歧视,而2007年才开始实施的要求新移民必须通过澳大利亚基本常识测试之规定,引起移民怨声载道。而霍华德积极支持美国反恐也得罪不少回教移民,错抓印度裔的医生,指其涉嫌进行恐怖攻击也激怒印裔移民,促使他们将选票投给工党。

陆克文在就任澳大利亚总理后,于2008年6月初

在悉尼澳亚中心亚洲学会(Asia Society Australiasia)发表演讲时意外地提议于2020年前筹建一类似欧盟的亚太共同体(Asia Pacific Community, APC)的组织,引起澳大利亚国内及亚太各国的关切与议论。令人不解的是,亚太经济合作会议(APEC)是在前澳大利亚总理霍克(Bob Hawke)倡议下而在1989年成立的。陆克文做此提议莫非是有意与其工党老前辈唱反调抑或是另有他图?其次是为何选在此时提议?而此一提议究竟是随兴发言抑或是经过深思熟虑?此外,在他做此提案前是否曾与相关国家讨论抑或是未经协商的唐突之举?更重要的是,此一倡议的实质内涵为何?是否有实现的可能?本文将试图就这些谜团一一予以剖析。首先将简述其内涵,继而解析其做此倡议的背景与意义,终而讨论此一提案落实的可能性。

陆克文自2007年11月接任澳总理后把参与亚洲社会当做澳大利亚外交首要任务。他认为全球经济与策略的重心正逐渐转移至亚洲。澳大利亚应为“亚太世纪”做好准备。他在2008年6月演说中称亚太共同体的组建旨在凸显亚太地区在国际事务中越来越重要的地位。2020年底前,亚洲的经济产值将占全球GDP的45%,贸易额占全球总额的1/3,军事支出占全球总额的25%。他指出亚太各国的双边关系脆弱,而现存的东盟(ASEAN)、亚太经合会和东亚经济高峰会(EAS)等区域组织虽已有所成果,但做得仍不够多,亚

太地区因而有必要进一步成立一个涵盖全区域的组织以适应亚太世纪与日俱增的挑战。他表示东南亚的恐怖主义将会持续带来挑战,而在更广阔的亚洲大陆,印度和中国的崛起将对未来经济、环保、能源政策及安全领域造成重大影响。此时此刻应开始思考 2020 年应有何种形式的区域组织,必须有个亚太共同体的愿景。他认为成立亚太共同体不但可鼓励各国在政经安全事务上进行合作,亦可发展出“真正而全面的共同体意识”。他主张此一共同体应涵盖澳大利亚、美国、中国、日本、印度及印度尼西亚等国在内的整个亚太地区,成立的主旨则在于处理政经、安全等全方位议题。澳大利亚外长史密斯(Stephen Smith)随后补充说“印度不是亚太经合会(APEC)的成员,美国不是东亚峰会的一员。目前没有一个机制包括所有的主要区域国家,此倡议能把他们在同一时间召集到同一会议室讨论经济战略的事宜。”^[1]

至于既有的组织可续存或做为此一新组织的基石,而新组织不妨学习欧盟的经验,但不必完全像欧盟。陆克文也承认亚太地区要成立共同体,无法依欧盟模式画葫芦。因为亚太地区比欧盟在政治体系和经济结构、发展层次、宗教信仰、语言及文化等方面存在更大差异。但他强调亚太所应学习的是欧盟的精神。陆克文在接受费尔法克斯(Fairfax)广播网专访时阐明,之所以建议成立类似欧盟的组织主要是为了提升安全和区域合作,目前在这方面亚太仍很松散。他指出亚太地区目前存在不少悬而未决的领土纷争,如台湾海峡、朝鲜半岛、克什米尔等,一些核武国家牵涉其中。陆克文指出,亚太成立类似欧盟的组织是在鼓励发展真诚且包罗万象的共同体意识,其常态运作原则是合作,倘若亚太国家现在不有所行动,恐怕就是屈服于“亚太境内未来发生冲突将是无可避免的”之观感。陆克文表示亚太国家面对区域内领土纷争,可以选择袖手旁观、听天由命抑或选择对外宣示,其实应有更好有助于化解冲突的方式,这就是他倡议成立类欧盟的亚太共同体的动机。他任命前澳大利亚驻印度尼西亚大使伍尔科特(Richard Woolcott)为特使,负责造访各国首都,就此构想与各国交换意见。伍尔科特曾协助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推动 APEC 的成立。

战略意涵

陆克文倡议亚太共同体与长期以来工党重视多边主义(multilateralism)的外交政策行为特色一致,该党

自认澳大利亚为中型国家(middle power),执政期间其外交较重视经贸利益(尤其是亚洲,因为是该国商品贸易与服务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偏好实行多边主义外交,即透过国际组织来增进与维护国家利益。而为了要成功地运用多边组织达成外交目标,澳大利亚强调中型国家必须能提出具创意的建议(既可充当意见领袖,又可兼顾其国家利益)、呼吁国际领导应以专长而非权力为基础(创造出中型国家可发挥领导能力的机会)以及建立联合阵线(coalition building)共同增进利益(实则可防止强权主控国际政治议程),^[2]提高该国的国际地位、影响力与增加国际谈判的筹码。而此一以协调与解决政经、安全等问题为目标的亚太共同体便是多边主义的实践。

以上分析可知陆克文之所以倡议亚太共同体,主要是在正确地反映出当前亚太新格局(即中印的崛起)、美中已经成型的 21 世纪大战略以及试图解决澳大利亚外交长期面临的历史(与美国的安全利益)与地理(在东北亚,尤其是中国的经贸利益)的困境。美国前国防助理国务卿奈伊(Joseph S. Nye, Jr.)在 1995 年发表美国东亚与太平洋地区安全战略(the US Security Strategy for the East Asia Pacific Region),或称奈伊倡议(Nye Initiative)。基于中国在政经军三方面崛起,美国已不适宜对中国采取对抗或围堵,所以他建议克林顿政府对中采取建设性交往(constructive engagement)。但是美国必须要有因应中国可能采取不利美国国家利益行为的备案,即所谓预防性外交,与澳日强化战略安全合作以制衡崛起的中国。其后,2000 年 3 月克林顿访问印度意味着该国已被美国纳入其制衡中国的网络之中,而小布什总统上台后,视中国为战略竞争伙伴,使美印的战略安全合作进一步强化。

另一方面,中国的 21 世纪大战略亦于 2000 年成型。1996 年以来中国开始在外交上推动以美国为核心的大国外交,试图透过朝鲜核武危机等国际事务的合作找出共同利益,形塑中美共治(Sino-US Condominium)的局面,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而另一目的则是联合其他大国制衡美国所欲构建的单极体制。^[3]中国亦于 1996 年下半年开始呼吁亚太地区(首先是东盟)各国共同培养透过对话强化信任,促进安全合作的“新安全观”。而在经济上,则推动以世界贸易组织(WTO)与自由贸易协议(FTA)为主轴的软性权力外交。2000 年 11 月中国总理朱镕基向东盟提议成立自由贸易区,翌年获得东盟同意,因而取代日本成为东亚经济整合的领导地位。另一方面,2001 年中国加入 WTO。

而就在美中两大强权的大战略交互影响下,在经济上产生不含美国在内的东盟加六的亚洲经济整合的模式,在战略上衍生出以制衡中国崛起为主旨的美、澳、日、印度的亚太四国民众同盟。陆克文倡议的亚太共同体包括美国与印度在内,显然也考虑到美国及其盟邦的利益。而澳大利亚与中国、东盟的关系也将会趋于紧密。陆克文在制订其东亚或对美政策时将会加入亚洲国家的考虑,也可能会利用其特殊的背景来扮演美中间的协调人(亚太共同体不仅未排除美国,也未排除中国。两方都有可能接受,对北京言,此无异取代四民主联盟围堵中国的机制,而美国则有可以弥补它未包含在亚洲经济整合机制的缺憾),并积极促进亚洲经济整合与提升澳洲的积极角色功能。同时,此一提议亦突显出澳大利亚执政当局眼见亚太情势变得越来越复杂,且对抗日益增加,担心此一区域的主要强国中美日印有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所以希藉此化解此一忧虑。^[4]陆克文在2008年8月访问新加坡时曾提及之所以做此亚太共同体倡议的动机是:“我担心如果不对此包括各主要强权的较广泛区域不断倡导这种合作与对话的习惯,就一直会出现战略漂流到相反方向的风险。”^[5]更何况此提议是在2008年3月下旬到4月初陆克文进行其上任以来出访美国、欧盟、中国后出访印度尼西亚与日本前夕发表,时机显系刻意安排。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对此表示“凡是有利于实现亚太地区共同发展、互利共赢这一目标的倡议,中方都持开放态度”。他还指出,“加强区域合作是当今时代的潮流。我们希望亚太地区的有关国家都能共同努力,增进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实现互利共赢。”似乎陆克文事先曾与中方讨论过此事,所以中国才会如此快的正面响应其提议而毫无惊讶之色。美国方面,小布什政府当时正专注于是年11月的总统大选,无暇他顾,所以并未明显表态支持与否。也有分析家认为小布什政府不在此一提案公开表态是对陆克文有所顾虑,因为他坚持澳大利亚应自伊拉克撤军。

各国反应

陆克文在提议亚太共同体后随即访日,与当时日本首相福田康夫会晤,由于事先并未与日方协商,所以福田政府并未立即表态是否支持其提议,但两人都强调亚太地区继续商讨解决区域内共同挑战的重要性。其实,日本觉得说得一口流利中文的陆克文上台,澳大

利亚有倒向中国的倾向,^[6]对日不甚友善,尤其是陆克文在2007年澳大利亚国会大选前夕曾承诺要使用军机和军舰监视日本在澳大利亚以南海域捕鲸的船只。日本共同社即报导陆克文对于调查捕鲸态度严厉,曾表示不排除诉诸国际法庭的可能性。^[7]更让日本难以忍受的是,陆克文上任后2008年3月的首次出访,未包括日本却含括中国。^[8]所以,日本对陆克文的亚太共同体提议态度冷淡。更何况,日本在小泉首相时曾有东亚共同体的倡议,当然不甘愿让自身不喜欢的陆克文抢了风头与甜头。

至于印度与东盟国家,印度最初有点犹豫,但后来则倾向支持。这主要是考虑到该提议有助于印度在亚太的战略存在。^[9]而东盟的反应则是正负两面皆有,但负面居多,因为绝大多数东盟国家认为此提案将会不利东盟为核心的现存多边机制。2008年6月新加坡防卫战略研究中心(Singapore Institute of Defence and Strategic Studies)主任戴斯克(Barry Desker)宣称陆克文的提议早已胎死腹中,^[10]因为他事先未与任何亚洲领袖沟通即径行提出。^[11]不过,东盟秘书长素林(Surin Pitsuwan)则表示欢迎,称该提议是此区域未来发展的下一步。^[12]2008年6月印度外交部长慕克吉(Pranab Mukherjee)访中到北大演讲时,建议共建一个印中积极参与的新区域安全架构。^[13]慕克吉在与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会谈前曾提及有必要形塑一个顾及亚洲现实条件的安全架构、一个开放而具包容性的架构,有足够灵活度以容纳亚洲庞大的多元性的架构。因此,印度学者贾考伯(Jabin T. Jacob)呼吁印度政府应对陆克文亚太共同体提议予以正面响应,因为此一新区域安全架构能反映印度崛起与国家利益。^[14]

另一方面,中国对亚太共同体倡议的态度在2009年出现变化,从正面而趋于保守,4月外交部部长助理胡正跃认为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的亚太共同体倡议时机尚未成熟。同年5月初陆克文政府公布首份以《在亚太世纪保卫澳大利亚:2030的军事力量》为题的国防白皮书(defence white paper)更使中国态度出现变量,因为该白皮书被中国认为内容有渲染中国威胁之嫌。^[15]该白皮书指出澳大利亚国家安全政策可归纳为巩固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关系、加强与亚太国家经贸合作以及维持澳大利亚邻近地区的和谐与稳定。而变迁中的亚太战略环境的主要特征为:一,全球金融危机加速亚太国家权力更替。美国在此一地区的主导地位日渐式微,未来亚太地区的安全架构将取决于美、中、日三者间的战略互动。二,新兴国家崛起所带来的忧虑,

随着中国、印度与俄罗斯等新兴国家试图挑战美国在区域内的领导地位, 亚太地区未来或有可能发生越来越多的冲突。尽管爆发军事冲突的机率不大, 但若一旦爆发冲突, 澳大利亚势将受到波及。在此背景下, 澳大利亚政府将在未来 20 年即 2018 年前每年增加 3% 的国防预算, 斥资逾 2263 亿美元提升澳大利亚国防军的作战能力, 尤其是加强海、空军力量, 以因应美国国力衰退可能带来的安全挑战。澳大利亚海军的舰艇数量将扩充一倍, 采购 12 艘新型传统动力潜艇、2 艘堪培拉级两栖攻击舰、8 艘多用途护卫舰、3 艘神盾级防空驱逐舰, 若外加原先购置的 F-18F 型海军隐形战斗机, 将使澳大利亚成为亚太地区重要的军事大国。该白皮书不仅呼应了陆克文的亚太共同体倡议, 以弥补此一地区现存多边机制的缺陷与不足, 俾利因应此一区域新的战略与经贸环境特征, 防阻潜在的安全威胁于未然, 同时显示随着澳大利亚经贸力量的增强, 陆克文对澳大利亚在国际事务的角色与地位之信心与期望亦随之升高, 有意寻求走出传统较依赖美国的澳大利亚国防态势, 迈向较具独立自主性的国防政策。

未来前景

陆克文的亚太共同体倡议已提出近两年, 起初各国的反应并不热络, 但并不意味就此终结, 因为去年出现有趣的发展, 即虽然大多数亚洲中小型国家不赞成,^[16] 但主要大国却无强烈的反弹, 其中美国与中国的立场至为重要。美国奥巴马政府自去年以来多次表明将采取重返亚洲的积极政策, 而陆克文的亚太共同体倡议有助于美国推动此一政策, 可协助美国改善其在亚洲的形象, 让亚洲国家觉得美国重然诺。^[17] 事实上美国也已对亚太共同体做出正面响应。今年 1 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Hillary Clinton)在夏威夷演讲时表示美国对亚太地区有兴趣, 且会支持在此区域的盟邦与朋友强化现存的区域合作论坛或建构新的区域机制, 尤其是澳大利亚。^[18] 另一方面, 伍尔科特特使向陆克文所提出的中期报告里提及基于合作原则, 中国对亚太共同体采取开放的态度, 但不愿见现存的区域机制被矮化, 暗示仍将视东盟加三为区域的主要决策制订的团体。更何况, 大多数东盟国家都坚持东盟加三必须仍在亚洲整合中扮演主导角色。而陆克文的亚太共同体倡议也表明不会一开始就取代东盟加三。而且, 陆克文与伍尔科特都认知到东盟是 APC 提案的潜在输家, 而没有东盟的支持任何新框架就不可能存活下来。有

鉴于此, 伍尔科特的中期报告建议在亚洲先成立一包括中、美、日、俄、印度、印度尼西亚、韩国与澳大利亚的八国集团(G8)或再加上东盟的前后任主席的十国集团(G10)。至于东盟个别国家对 APC 提案有不同程度的响应。新加坡反对最强烈, 马来西亚告诉伍尔科特该国不反对美俄参与东亚高峰会。印度尼西亚总统苏西洛(Susilo Bambang Yudhoyono)对陆克文表示印度尼西亚并未排除支持 APC 提案的可能性, 但现阶段不可能支持该提案, 因为印度尼西亚将东盟集团视为其对外关系的最优先, 而东盟目前对此提案的态度仍相当冷淡, 所以苏西洛不愿冒与东盟伙伴发生矛盾的风险。不过, 此一问题可由两国外长史密斯与那塔莱格瓦(Marty Natalegawa)来处理。^[19] 此外, 陆克文的亚太共同体倡议获得韩国的正面响应。2009 年 3 月韩国总统李明博提出强调澳大利亚、新西兰与东南亚的新亚洲构想(New Asia Initiative),^[20] 与陆克文所主张的中型国家的积极外交不谋而合, 即皆为中型国家的澳韩有利益交集。不过, 当陆克文邀请李明博参加去年 12 月由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the Lowy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为推销陆克文政府 APC 倡议在悉尼所举行的一场研讨会时,^[21] 李明博并未亲自与会, 而仅由前总理韩升洙(Han Seung-soo)代表, 并发表主题演讲。^[22] 可见韩国仍在观望。

总之, 陆克文的 APC 提案在亚洲地区已出现正面回响, 虽然东盟有异议, 但主要大国并未拒绝, 所以仍有希望在澳大利亚的外交斡旋下实现, 值得我们进一步观察。不过, APC 并非惟一的多边机制提案, 陆克文的 APC 倡议尚面临日本首相鸠山自 2009 年 9 月就任以来所积极推动的“东亚共同体”以及东盟加三东亚经济整合主流机制的挑战。^[23]

[注释]

- [1] Stephen Smith, "Australia, ASEAN and the Asia Pacific," Lowy Institute, 18 July, 2008, http://www.foreignminister.gov.au/speeches/2008/080718_lowy.html.
- [2] Ann Capling, "Australian Approaches to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Implications for Taiwan Australian Relations," *Taiwanese Journal of Australian Studies*, Vol. 3, 2002, p. 39-40.
- [3] Tō hai Liou, "A Taiwanese Perspective on the DPRK's Nuclear Test," *The Icfai Universit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January 2009, Vol. III, No. 1, pp. 53-55. <http://www.iupindia.org/109/ijir.asp>.
- [4] John Chan, "Australian call for 'Asia Pacific Community':

- A sign of growing tensions,” 27 June 2008, <http://www.wsws.org/articles/2008/jun2008/ruddtj27.shtml>.
- [5] Nazry Bahrawi, “Asia Pacific Community could replace Apec by 2020, says PM Rudd,” August 13, 2008, <http://www.todayonline.com/articles/270542>. asp.
- [6] “Editorial: Australia with a new face,” *Japan Times*, November 28, 2007, <http://search.japantimes.co.jp/cgi-bin/ed20071128a1.html>.
- [7] 《陆克文望外交解决调查捕鲸问题称重视澳日关系》，中国新闻网, 2008年6月12日, <http://world.people.com.cn/GB/1029/7375252.html>.
- [8] 《澳总理陆克文首次出访选择中国 日本震怒被遗忘》，环球网, 2008年3月18日, <http://www.tianshui.com.cn/news/guoj/2008031809151919734.htm>.
- [9] Vibhanshu Shekhar, “Asia Pacific Community Options and Opportunities for India,” *IPCS Issue Brief*, No. 74, June 2008, p. 1.
- [10] Malcolm Cook, “Asia Pacific Community backlash,” January 2009, <http://www.lowyinterpreter.org/post/2009/01/Asia-Pacific-Community-backlash.aspx>.
- [11] Lachlan McGoldrick, “Is Rudd still talking about an Asia Pacific community?” August 13, 2008, <http://australianinterest.wordpress.com/2008/08/13/is-rudd-still-talking-about-an-asia-pacific-community/>.
- [12] “Australia says warm response to Asia Pacific Community at ASEAN,” *Thomson Financial News*, 23 July, 2008, <http://www.cmc.com/id/25810411+Asia-Pacific+Community+and+ASEAN&hl=zh-TW&ct=clnk&cd=3&gl=tw>.
- [13] 《印度外交部长: 中印有责任重新塑造未来世界》[N], 《环球时报》2008年6月7日, http://big5.am765.com/shouye/sywx/gj/200806/t20080607_362305.htm.
- [14] Jabin T. Jacob, “Toward a New Asian Architecture: India and Ideology,” *IPCS Issue Brief*, No. 80, New Delhi: Institute of Peace and Conflict Studies, August 2008, http://ipcs.org/pdf_file/issue/623680277IB80Jabin-AsianSecurity.pdf.
- [15] 《澳大利亚公布新国防白皮书渲染中国威胁》[N], 《环球时报》2009年5月2日,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mil/2009-05/02/content_11298892.htm.
- [16] Paul Kelly, “Diplomatic activist reshapes region,” *The Australian*, December 12, 2009, <http://www.theaustralian.com.au/news/opinion/diplomatic-activist-reshapes-region/story-e6frg6z01225809551784>.
- [17] Paul Kelly, “Shape of the future,” *The Australian*, December 20, 2008, <http://www.theaustralian.news.com.au/story/0,24824788-12250,00.html>.
- [18] “Clinton celebrates the alliance,” *The Australian*, January 15, 2010, <http://www.theaustralian.com.au/news/opinion/clinton-celebrates-the-alliance/story-e6frg71x-1225819-430389>.
- [19] “Susilo Bambang Yudhoyono cool on Kevin Rudd’s Asia plan,” *The Australian*, March 10, 2010, <http://www.theaustralian.com.au/politics/susilo-bambang-yudhoyono-cool-on-kevin-rudds-asia-plan/story-e6frgczf-1225838896842>.
- [20] 《李明博“新亚洲外交构想”, 向中日发起挑战》[N], 《朝鲜日报》2009年10月26日, http://chn.chosun.com/site/data/html_dir/2009/10/26/20091026000008.html.
- [21] “Conference to promote Rudd’s Asia Pacific community,” December 3, 2009, <http://www.radioaustralia.net.au/connectasia/stories/200912/s2760878.htm>.
- [22] “Debate on Australia’s Proposal for New Asia Pacific Community,” *The JoongAng Ilbo*, December 10, 2009, http://www.koreafocus.or.kr/design2/layout/content_print.asp?group_id=102844.
- [23] Amitav Acharya, “Competing Asian Communities: What the Australian and Japanese Ideas Mean for Asia’s Regional Architecture,” *East Asia Forum*, October 29, 2009, <http://www.eastasiaforum.org/2009/10/29/competing-asian-communities/>.

作者简介: 刘德海, 台湾政治大学外交系教授兼国际事务学院澳洲研究中心主任, 东亚研究博士。(台北, 11605)

收稿日期: 2010-04-20

修改日期: 2010-05-21

CONTENTS

International Politics

- 1** China-EU-Russia Trilateral Security Relations after the Cold War *by Feng Feng*
The concepts of security of China, the EU and Russia are the primary factor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rilateral security framework, and their respective security interest is the basis which determin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ir security relations. There exists an important intersection of security concepts of China, the EU and Russia, that's they are all inclined to multilateralism.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the common interests of China, the EU and Russia in the security field are increasing. At the same time, the differences in interest of the three can not be neglected. The security interaction of the three is not only an external reflection of security relations, but also the impetus for its formation.
- 7** An Analysis on the Nuclear Posture Review of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by Zhang Jinrong & Zhan Jiafeng*
After much deferring,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finally made public the Nuclear Posture Review (NPR) on 6 April, 2010. This report to a certain extent, is a revision of the NPRs of the Clinton and George W. Bush Administrations. It not only revises the judgment on the biggest threat, but also limits the sphere of the employment of nuclear weapons and makes a commitment on not developing new types of nuclear weapons. What is more important is the new NPR embodies the idea of a Non-Nuclear World. However, since the US has not changed the goal of pursuing nuclear superiority and even world hegemony, there has been no fundamental change in US nuclear strateg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15** Kevin Rudd's Asia Pacific Community *by To-hai Liou*
In June 2008, Australian Prime Minister Kevin Rudd called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Asian Pacific Community (APC) by 2020. His proposal has immediately brought about a heated discussion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Australia.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intends first to elucidate the background of the Kevin Rudd's Asian Pacific Community initiative and answer some questions raised by the critics, then to explore the possibility of the materialization of the proposal by examining responses from its neighbours such as ASEAN, India, China, Japan, and South Korea as well as the outside major power, the United States.
- 20** Lee Myung-bak Government's Policy Change toward DPRK *by Xuan Yujing*
After the Korean War, successive South Korean governments have viewed the reunification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as an important issue and have adopted and implemented a number of different policies and measures. During the administration of Kim Dae-jung in 2000, the South and the North held the first summit meeting, and published the "June 15 Declaration", which showed the epoch-making progress of inter-Korean relations. Taking this opportunity, the Roh Moo-hyun government, through economic cooperation, further promoted South-North relations. But after Lee Myung-bak took office, the South Korean government adopted totally different policies to DPRK as contrasted to the "Sunshine Policy", that is, the "nuclear-free, open, 3000" tough policy. The South and the North once again fell into a state of hostility.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the analysis of Lee Myung-bak administration's North Korea policy is of vital importance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issue and even the issue of Northeast Asia.